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水心集卷二十二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為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元為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秉驄鄉元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

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敵出知安豐軍復還閤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敵内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敵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郤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郤州九年二孫倬俁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

學士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鎬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
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
及第第一人然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共入閤門試而
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為榮
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間不欲絶也
嘉泰中邊事將動諜妄言敵衰有證宜即取君在安豐
嘗奏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
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為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

友朋及為士者亦交尤之敵既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搢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縣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詆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恠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詔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為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得褒衣大帶掌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

之危夷侯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敵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清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為言於朝使代李爽戍合肥敵不敢犯來建康也敵屯定山十餘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敵留六合余趣君君曰敵其當自退不亟出兵敵卒去其謀効審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

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俣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郎吕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泣凡死哭不絶聲及還哭之慟以殁噫子禄養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横六籍輪囷亦既豹變剛柔蔚文曷履虎尾喪其𧶘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回祥

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鍔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年為材吏頭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絶處慕王霸梁鴻夫婦賡麥秀五噫之歌將遁

身遠蹤以自娛佚而嬬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疏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饑飽之意家人以為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煮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着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為也已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肩齧臂振牀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

誦念不已庚寅向曛黑大呼曰彌陁接引可去矣遂絶

彌陁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

無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恠奇誕謾之說行於中

國聰明豪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

沉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

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

豈古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

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既甚

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為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絪緼孰餞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孰妄為神異
説孔殷安爾直歸勿隳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
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為温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
元禮而父强立始及第終江寧府職官公政和二年進
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饑

賑以學廪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其
當坐已而補舊有羸糧馬辟浦江令時所至告事麾者
穽戶塡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
既集而郡仍别科公執不下民自載輸官曰寧費錢毋
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
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
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
帑藏陰祈道流其僕且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

師李剛定議守禦衆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禄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敵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防以點撿見在糧草從伯友為計畫甚衆皆不用乞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既而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管明道宫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奥門幸水陸寺公見呂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廨增舟取財

皆有定所民不加歛扈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運判

王燮捕揚么久無功更命岳飛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

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公曰若

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

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

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

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是冬震電

大雪氷厚尺餘席益煮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刼羣

行而飛責月椿錢鄂鼎運分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為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潭永間始復生理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多少公曰若志在除彥某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曲折譬曉又大悟即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毋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

憲因辭疾下多効之洶洶生異語公强邀憲行軍謂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故忽諠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鄜瓊纔一月人謂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為戶部郎再知荆南桃源伍俊既招復謀叛提刑万俟卨不能制公許用為靖州喜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遠矣即出謝伏發擒庭中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閣修撰陜西都轉運使以左司郎

名知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為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劒槊不能勝旗榜不能綏垂二十年狙喙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粤首尾地尚憑負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蕩俞三古五官朱閷索吳錦等賊相謂剝皮殿撰而閩八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

白旗邱崇廖七嫂滿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

翼軍狡石城人陳敏為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

初閩人依險立砦以守久則自為賊公令有砦者勿葺

寇盡砦亦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絕輿雖忍垢買和

終納外侮而内地馴服綱紀粗伸縣能用公而閩楚之

功集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

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三載艘六十距境

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賊

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葢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媮視苟息惟宗澤未及成忽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應手小大各成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薄晚而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别異

而獨鄉人今誦之爾可歎也然檜嘗欲引公為戶部侍郎公耻以言利進不荅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待制則公之為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既為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臣反寃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邱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巳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宣嚴州録參愉愉壻吳龜年撿正諸房公事

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户師旦建康榷貨務師昉象州録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誦亦漸衰息浩未殁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死旦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叙而銘銘曰

薛縣廡村泒於永嘉建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

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蒿礪其
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蜮陳前雷霆掃
跡闖攘楚劫億萬雄羣惡首既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
再奠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力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
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及磊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寥
僅存倿碣諛碑何必遽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柏有
孫伊松有子爰刻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胡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焰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紹恭字彦安歷監南安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所幹官曰駛早夭曰騄徽州司户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榑涑水司馬楊昝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在

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忒為之悚聽躍立激慕摧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乍出智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

於其鉅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與者無所屈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為峽州即自乞不行六主冲佑觀年八十五僊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八日親燎爉奉祭命駒謁家下苻如常禮疾作子孫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晴久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公奉議即茲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其居京

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為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祕閣修撰名煇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葢南之號令征伐尚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内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

再傳天下横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䰟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中外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縣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絶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尚存舊聞可守憤發新功益振令有嘉定十年二月〇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
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耀納倉歴臨安府樓店務嚴
州稅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
南安軍信州召為都官郎中改左曹尚右出淮東運判
入為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寳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
卿兼刑部侍郎主管沖祐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
副復主沖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吴而良甫
兄弟最先至氣歛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

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已固然爾徐而切偲
反復即耳目之近以驗事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横
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
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良甫之義繇此更踐内外出夷
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
良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為主外所涉歴皆切於心身所
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偽錯陳横逆忽來幾若無所攖拂
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繇於順正其専悟獨了動用

不窮葢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繇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為我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鄰嗟夫聃遁世不𤱶者遯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籍

田時以偽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
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為郎及兵議起即被使出淮東至
兵罷而罹其禍者衆獨良甫為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
竟不欲為容而去葢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
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
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彼此之
情以濟國事會通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
故不以一能一職為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為良甫道

之也良甫平居嚴已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
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為詩無風形月狀浮労之語
間出一二擬然金石有警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
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白羊山夫人
吕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陽尉其夫也先良
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哭繼顯而然然則學道之力
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以子也
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非離人

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巳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糜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巳晚猶身治爨滌舅族憐之為

致唐氏纔十二歲麤䇿細縷釜甑盤筵不唯諾而集繇

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難賈夫人親

爲猷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益衰

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髪

然後止凡棐幼長師友筆硯覔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

假人見謂孤若有立志交重棐既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

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

粟改常度每戒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

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巳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
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
懼親之不獲於傳辜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
葢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為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
親為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於
家近為殷鑒皆是也太儒人始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
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
仲之世再顯殆天啟其節以庥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泒後别有洌氿泉佐江之竭行為巨川止為重陂唯心之亭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予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名使赴行在公辭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晝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

留君命無益祇為罪耳遂以請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
奪而憐之為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
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
人事常穿黃草屐刺白篾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
三十年開禧元年起為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
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漊達於太湖復晉宋
舊跡在真州起定城營房五千費減十五故孝宗以為
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死

實江淮諸軍滁甑釜待饟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
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為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
當返初秩而已公繇此坐廢即復具野航出沒圩圩如
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
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
賞知閤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南
方禁省隔絶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通古今
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為人隸邁肅絜如琅玕玉樹

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物鄙都盡而幹敏强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奥樞也在艮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中止而上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丈致之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

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予於公暫出終處為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謭不矜為孔子沐後不謭為弟子泳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翺劉𥻘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翺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先

治湖武康上栢山豫為冡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為家以民為身以賢為命以仁為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折節復仕為是夫銘曰

冗冗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冑出兮宜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彦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内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而必行也然而沿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南不知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慼折所至昏皇慼罷市余偶為蘄州被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嵗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寛

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彦升信州永豐人予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水于地每困寐足跌有聲輒驚寤復讀以為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父若德母徐接死主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為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為式於後不可改故私錢遂絶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蔽昧迷失猶不大

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惘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夫詞也彥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

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予做之似之佩之伸之壻周夢發與為凡後者飭之葬彥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為有風采貪吏橫聚歛而世以為有才具常懰切為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税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强使就辟彥升初不願也江西以薦往竟逡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

消銘曰

自上世貴廉方有耻之人悃愊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鞏仲至墓誌銘

予友仲至鞏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伏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予本拙跡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

益為之黽勉迫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涴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户限然後知人之禀分高下絶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予吾登芙蓉上峯因以過予將入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毋喪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攺

法本路人不許為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令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寛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令蹉跎㵽秩矣尚何誘會其所善為學官仲至劉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宫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宫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為其員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

待其闕予猶不與復授宫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卽所寓土斷為婺州武義人曾祖畫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先生者也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恠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

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尚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資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流而不止惟正己不傷物於用世為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顏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乎用乎不時待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達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閒技不兩能也故蒼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

為帑吏守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殯於大慈寺東鳩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焉五女子壻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輶進士高槐王餘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維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曰弼孫女二余既為銘而季氏仲同自温州移使江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成聲也銘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惓固之心蔽賢者為天地所惓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聚為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愬於天耶吾謂必且為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圮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冀魏國公魏公以行舉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為中子貢於鄉者再號貢元敵嘗奄至四明官吏棄城遁居民不脱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踰二千人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墓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太學友吳益恭石天民論事褒貶儕輩用為凖的二兄將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戚授以載書領之而已

閒然自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為材意者失仕乎尚漂揺旅寄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於學既厲以古方册事業或令人有善不知必録以勸之已有不善不知必録以懼之曰汝謹為此勿為彼也親黨子弟請並塾同師有過亦折難無隱所以廣其子之習也嵗時合近比數十家燕齒酒三酌父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壹繒始未知學衣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

優釋褐為侍從有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恩
蓋君八子彌愿太學生及彌恩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
人可以為多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崇侈使道愈降俗
益薄其所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
退不希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
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鞠燾母未葬不
得應書有戚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母
助之豐時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禮歟其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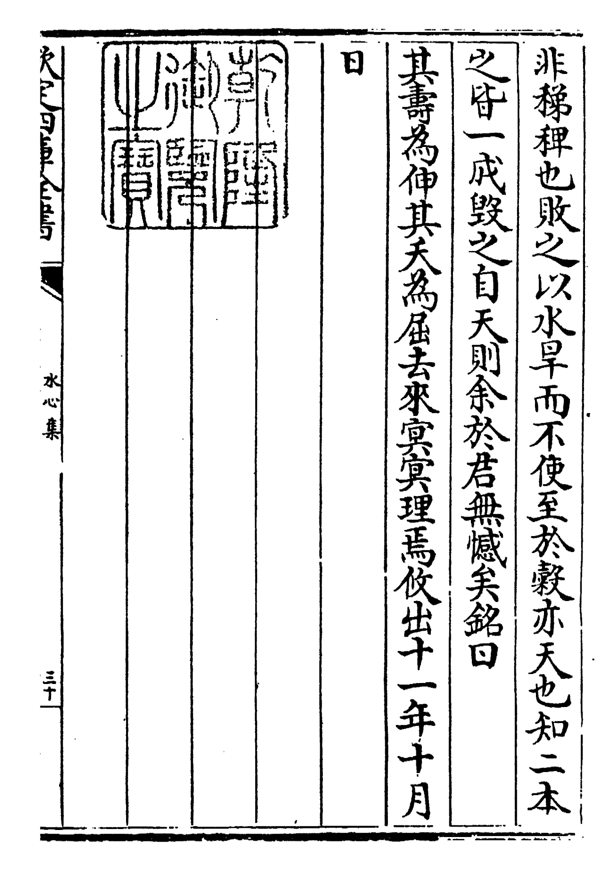
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奩一日集所親貧乏者散之皆盡初債宅富人畀時益子舍富人忌其方與競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為機智屈已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然則天偶畀之歟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興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

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弊脱簪珥以質酒食親調甞以進時享必齋治喪屏道佛或以為疑夫人曰先侍郎修厚終禮未甞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閎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叅焉子彌忠朝奉郎知吉州彌恕彌悆通判江州彌悆鞏教授汀州為從父溶後彌忞昌化主簿彌應寧海縣尉女嫁臧莉陳壽蔣亢宗孫男嵩之仝之嶠之旹發解進士全之攸之巖之長輿丞巍

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寓
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
興曾君去太學二十餘年光宗立詔録舊人語故同舍
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郎再贈承議郎莫氏髙氏安
人銘曰
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舒英擢華有大之椿桂
也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顥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若無慢情戲色居囂煩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鄽未嘗不肅潔也入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待以立也人文所繇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



非稊稗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自天則余於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爲伸其夭爲屈去來冥冥理焉攸出十一年十月日

水心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水心集卷二十三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宣教郎夏公墓誌銘

夏庭簡字廸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黄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黄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大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温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

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贏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為篤論然以黄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不止此然則果欲為治豈輕絶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涖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

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
壹命為進士畱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
余因黃巖進士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
篤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
今古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
余退然下席隨所遇若素穩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
愛之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
非少所狥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

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羸十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温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

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

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鴈行立

比三年芮國瑞吕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皆謂文過

其師矣孝宗親策將為上首公乃言陛下始即位冀太

平旦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乎語諄切如家人父

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預

兵柄有許史丁傅之漸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

方日新公少年論諫盍順導婉達謬是不得高第教授

廣德軍通議卒待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孝宗遽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叅政奏孟子云幼而學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勑令所删定官對語如策孝宗喜曰觧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黄氏卒除太學録未行或請武學叅用儒臣為其博士久乃為太學博士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撿討官遷挍書

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館下議進擢公
歎偽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茶
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迕孝宗罷再主沖佑觀凡八
年知黄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為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
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
餘黨尚梗塞正路公一掃絶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
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趙師羃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
不允奏師羃之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

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羃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福州寛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刑喜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德體峻何得許公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挍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恃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按不如令者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不許第多其兑易而已民頼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後知其

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名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東七月二日薨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令碩人鄭氏子曰籥承奉郎仙居丞為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浮梁簿策補致仕官曰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於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内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讐無悠悠碌碌之論節減與民無奇奇怪怪之策所

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銳而後挫不外强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冉有倍粟仲尼鳴鼓簽摭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深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斂目取民困兵驕所以致患之憂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别中外不分正閏恬其仇我俛焉並立甚至以為敵人之徳黎民懐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初我幣已入值敵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恫

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為尚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詔
與敵絕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曉衆志公汲
引而材謀奮審懐附而南北親條序簡捷士皆驚誦謂
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嗚呼豈亦
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
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
爽不道也詞命最温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
一朱墨義類刋潤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

表年歷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寉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梧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横啓縱闔援今證古釐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

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葢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
并記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倭無仁奚其禦焉蔡公直方不
習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曀于方中執德
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寛夷狄邪氣莫能我
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三者墨守昔余從公
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湍奩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
琰其版金縢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

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彥倓字安卿縣先祖四世彭城侯叔褧為曾祖直祕閣知池州尚之為祖知饒州公廣為父調溧陽尉縣民潘兄弟横猾積為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

千萬以上適兼獄掾鞫之吏涕淚滿頤請死公察其情
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而
足帥大喜然亦欲逮諸吏公㦸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
信帥為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芻料
為負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儌
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逋禁預備百年弊事絕矣
知於潛縣大胥結豪葛某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
而臺吏果欲未滅即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

浮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受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敵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為亂公募能相捕斬

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鋭東西依為重蔽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覲艱難勤力之臣繇是既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為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猺昔自相讐而鬬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無决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讐而滅亦

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賣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為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為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劵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

為莊以虞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
麗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黄赤免下三等户税上二
等半免湖藉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為荒政助饑羸
相扇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冪其首刖兩
足號於衆曰此劫蔆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
此公雖以嶶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為太府少卿然不樂
居中暫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
使綱運隷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

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於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税究夫迪功郎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户崇夫與為伯晟後者從事郎真州録事参軍師雩葬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壻曰宣教郎知揚子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

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為感動復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頻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嘗怪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不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救過而以不足日爲歎複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為慼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天反物歟其

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反本而民譽之以手加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為能趙侯𢡟𢡟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明開禧收實嘉定恩涵澤濡在越尤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銘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豐縣有惠
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孟太后幸江西衛卒反攻縣
與賊鬬而死贈直秘閣邑人哀之廟祀至今訓之生公
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彦槱字文長乾道巳丑進士
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故事禱雨䖍服
須公公不往曰損斂巳責古人所以名和於陰陽也令
不得巳為罷催雨尋澍足改建康府推官郡議復台衣
稅公言地為桑既稅之桑為絲絲為帛又皆稅之帛為

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輒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鄭尚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諸縣欠賬鹽本錢數千萬販賣零落令佐積窮餒公請於長一槩除之舉員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安去卒待滿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餓死殆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為五等戶代輸緡是擢監登聞撿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門公歎曰諸人令枉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

添差通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為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汀州嫉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扳置庸不肖中是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糅八子千人聚汀贑間約曰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授廵尉悉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暮屬幸日月盡遣還本舉潯守廖德明廉守劉炳顯於朝設抵當庫廪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葢承平時湖南北助嵗

用或賜封樁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鬻鹽利十分奉
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漕司常取其入而州以不足者責
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中州何有而經總錢
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
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即除公運判以憂歸佐胄
死名為戶部郎樞密院檢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
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
遷卿修撰右文殿知鎮江府辭名仍太府權戶部侍郎

未幾三引疾修撰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宫知平江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在固辭未聽女真侵邊軍書日數十警慨然曰國有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峴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將增隍為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十一月丙申子廸功郎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郎監臨

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富
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難後
獲貴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為身否泰以善人進退
用捨為已憂樂侂胄始得志欝挫天下士使不自容後
頗悔曰此輩豈可無喫飯處耶稍收拾銖寸與之士甘
其晚悟未深慮也侂胄既亟敗忌者反指為黨疑似鋤
剗不少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偽學廢終用兵端斥苟欲
錮士何患無名而益友之類絶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

之公患究甚而謗不息非士之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
懇激為上言又以凡在近臣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
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史也故又懇激為同舍言毋
曠素業隳舊典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
再命為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
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虛籍為大蠹雖廉能自守而
不足撿覈隱糧利錙大將專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
別為籍兵逸亡馬倒斃皆即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

輒詰問或傳軍中狠顧離立族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羸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寛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毫者必外為苛斂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内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賢豈非吉人㦸德哉然是人也與世務常多闊短而精通流速者挾巳長以玩物矣若夫兢兢於道德之意而亹亹於

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億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削捘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没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節名鄉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者末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海可算深黼黻爲章宫徵成音經綜緯錯其行欽欽中全一剛以折百壬有書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月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偶於三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永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滿廊户烹菜攪糜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鬻儉稱其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别小學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顧戀依依尤以夫人為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四十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為善思有刻於墓而一郡

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未見以法為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青青者蔬婦手所擇以羮以葅成士之德棄我頃畚退彼石兮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贛縣西尉父喪免肇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知彬州

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辛年年六十九五年四月丁酉
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彬州司理壻曰鍾
如阜孫鋌李燔胡焞周約禮未嫁者一女孫曰侶將仕
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不及其羣祖官相接至州倅縣
宰旁房比院第名數十號一州閥姓而曾祖衡祖革父
襲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任為已責他日主司
標其文壁間令同列曰此當一經首必如是者乃為次
則公之兄濬也既上省復當一經首士縣此屈羅氏嶺

外荒猾吏用法忽恣有私假他印文得賕者守欲以僞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於法欺騙爾入重柰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即司法至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昌祭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監司愛其語樸歎息而去公詳重孫耿立朝不倚援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聚聲怡色温必伸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

親也然公常無久任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大理丞評將没入之為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還於郴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郡山阻水涸斗米尺絹皆自齎詣郡公憐之為代輸直數萬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其在袁州開禧兵役猝起方取常平㗇邊軍廣和糴以續饋輓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倮戶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用羸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為一時冠

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龕貯像奚為又嘗自詠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直一心衡不欺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為憲屬撿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撿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纔勝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歎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史顧失笑而公齊比欵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

有名後八九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為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郴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也今老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夫振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善士傾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職也況晟請之勤耶銘曰

以身為旌以宗為成以法為平以民為生進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春監氷姑蘇

之高天地之清舊游雨散新龍雲橫孰憐我衰尚力斯

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減騎數出支坐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妣早喪祖曰家事惟女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為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德業益進矣然而

伯叔娣姒各有承禀不自已出也故為婦而順諸子方攜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師質訊反復曰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惰賴以有立故為母智而明凡此畧皆實行不敢增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黄巖縣龍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令不肖泒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

千石後而親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於吾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與伏而闕不以詒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淚之橫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策力衆善篤學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職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友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非毓其源而疏之曷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葢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遂於丈

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邃其末銘曰
奠也久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柟字木叔故順州王氏石敬塘叛賄其地於狄遷永嘉亭山為温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兩髻賦一舉空廷語壓埸屋人謂必興王氏矣既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

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
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
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
賦也繇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
人謾謂奴當罪弟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
狀奴所以擊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鞫
奴欵定泗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
矣彭遂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

税帛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况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滞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而出頑鄉逺逋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别置尉統焉知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斂最厚民最薄鑿山壘畝乾瘠大半公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堨六浚舊陂闕歲得美熟無以旱報者監進奏院太府闕坐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疏治塡淤久

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餘里漕輓通流
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為陰廡複屋塑刻詭異使
祭者凛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其像病良已遷大理
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開禧之後沿江上
下警備洶洶置池州不問公時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
帽一籃挂住此累年矣近孟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
誚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
始悟其諜也且虜何畏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

矣不報募張飛英獻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尤穿穴者深其壕水環之抽裏兵守江岸辟劉積中副總管委以軍政池人少安召為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秘書少監國史實録院編修撿討官兼侍立罷主沖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贑州先禮教後刑罰贑人在元祐黨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

桑多者减役役贖罪贑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者新進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毁公於朝復主沖佑觀贑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别贑人刋而祠之連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别贑人刋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於

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煒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燏將仕郎曰熊壻曰承事郎知宜興縣戴桶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毋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崇虛譽位置處崖峭獨特不輕狥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見屈過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守貴人也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拒啜茗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而後遷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令其止是

乎鄧友龍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愠曰公壹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衢信道中不絶至無擔夫可雇公歸未煖席即奏言權利所趨如㑹在咢朶頤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既多復怨必甚蔡確新州可為永鑒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也初尤尚書袤知台州公為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參政鑰彭仲

剛石宗昭郡人石熬逸民應恕林憲之流皆聚焉頗依依友朋箴切不隨吏文督廹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錢丞相像祖戚家子有淳行尤慕公嘗屣履到門公亦為折屐傾蓋錢公既相用常法叙進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厚錢甚媢忌者因掎公以撼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薄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令反累之何尸此位為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脱侍左三入朝猶

在散地雖事多違已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名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恵之賢耶亦素所積蓄然耶余稚從公至耄歳月相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産緊北之餘忠為幹骸義為肝脾彼夸者子膚革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安有窮通有箫亭山有潺岷淵人歟忽亡徳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為郭氏輕言道德又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豪傑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議論激奔迸迷匿苟脫譏謗同時為精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東書散蕩自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紬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

大官數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怠則效固從之
矣然則戴翼於光顯之時接扶於微歇之後護名士流
俗之毁而好以重幣狥州閭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斯
郭氏常徳𢢔君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指芒鋭
銷盡不復伸吐勘古餘日小緣陂塘疎著竹樹阻曲薄
粗蔽映爾然余卧病不出十餘年聞君管押三江袋鹽
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録事參軍又於其間監秦州支
鹽倉車輅院烏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

鹵下濕盆夫竈叟爾汝詬病其弊事千蠹百穴君著為條式使後有矩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君浚荇葉池銅山崦披剔暗井水泉充益尤為人所稱惜其不登得試而今老矣益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晚歲隳落貿貿塵埃中豈若岸巾南堂雲卧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彬為弟後者桂

女淑孫男寧宇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予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楷等之責也銘曰

菽也筥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歆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仍其昆其學惟實不惟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進

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户父秉中亦有材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為時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樅曰周孫皆先師以從弟温之子大本為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黄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鎬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居南塘山易材海易漁田易稼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師秉器尤為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為

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圜正直門處族人不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圜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已文記詩歌務為竒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已痛疾救之不暇喘就宿者與廬露殯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歿既久懐其恩者語則涕下不自禁余既聞二戴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

多其為善宜不絶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為少也然則君之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渚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修竹茂林千載猶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孰詒以存

包顒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嘉縣塘下原君子之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以銘

其壙者以為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丈之而壙閟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顒叟曾祖某祖某世籍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堠壕無梁行旅無舍益柳市稍有聚落大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卑遜韜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强黨破散陰類消伏衆皆推君為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為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為得爾如君

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
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申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
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凶
饑有賙征斂有損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為君
既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
知於衆人故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
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
笄未適也孫曰安娘履常為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

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繇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贈東宫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録上書陳九事女真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府屬高宗即位授修職郎仍學録議將還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機宜

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名試館職讒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讒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咨而後行公亦為之盡除祕書丞監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捧伴敵

使完顏𣅜於是始揖𣅜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為次御
筵口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霑襟除御史中
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喬
語微及公即乞䟽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玉
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簡治
以静不數令不興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二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薨於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夫人王氏

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官公孝友實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艾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齊肅不敢踰越也論王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處仁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

宣和致亂靖康弊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亡而身隨之危令一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敵既滅吾國矣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為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户萬九千其九家自為守萬取千人為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廊頭子

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計甚緩經制愈急善良窮蹙姦猾怨憤倉猾之變何必唐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畧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拔引翕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為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為吉四者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為吉夫養必以

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頤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金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卿者檜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上曰然則趙鼎也檜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疎遠也而責其蚤覺

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為上九之由頤而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寀特其家傳泣曰善實者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迴風而上征兮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為銘若夫陽為噴飯玩也公不為玩也留其表弟厚也公為厚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為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

慕兮百共鯀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實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黿壽而依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滁源繡裳肅肅白璧沉沉揭兹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日

水心集卷二十三